

大公報在港復刊卅周年紀念文集



目錄（上卷）

興觀羣怨說剖析·····	郭紹虞（一）
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	唐蘭（三）
黃侃古音學述評·····	王力（五）
『韋編三絕』中的韋字音義必須明確·····	商承祚（一五）
《天問》問例述·····	姜亮夫（一九）
顧炎武與驚隱詩社·····	謝國楨（二三）
《彊村叢書》中所刻『元詞』補正·····	唐圭璋（二五）
管錐篇（選錄）·····	錢鍾書（二七）
評黃徹《碧溪詩話》之論杜詩·····	夏承燾（一九）
顧嗣立與《元詩選》·····	顧廷龍（三七）

再說比興·····	王季思 (二九)
古來才命兩相妨·····	吳調公 (三九)
試論龔自珍詩的藝術特色·····	萬尊疑 (三六)
沙俄的對外擴張和蘇聯的霸權主義歷史觀·····	黎澍 (八一)
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	金應熙 (二八九)
魯迅的世界地位與國際威望·····	戈寶權 (一九)
散文創作談·····	秦牧 (三一)
《小山畫譜》論八法四知·····	俞劍華 (三三)
『絕妙好辭』辨·····	啓功 (四七)
八大山人世系考·····	郭若愚 (三五)
綜論我國宋元時期『青白瓷』·····	馮先銘 (三七五)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	宿白 (三九三)
玄奘年壽考論·····	楊廷福 (四七)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題名考·····	馮其庸 (四三)
揚州園林概說·····	陳從周 (四七三)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費孝通 (五〇三)
條件反射是誰先發現的.....	吳世昌 (五二)

目錄（下卷）

談一九七七年回國之行·····	任之恭（五七）
一九三八年的旅行·····	趙元任（五四）
周總理和中美學術交流·····	劉子健（五四）
周恩來總理的五項國際關係原則·····	李振翩（五七）
鐵人——那是你的名字嗎？·····	於梨華（五二）
敦煌禮讚·····	凌叔華（五二）
社會主義民主及法治的面面觀·····	朱養民（五三）
論中國社會將來發展的一些問題·····	鄭延齡（六九）
法國比較法學研究機構與有關中國法律教研工作簡介·····	錢志豪（六三）
憶往事，話今朝·····	胡康（六七）

大公報和我.....	王崇民 (六四五)
從世界史看本國史.....	王德昭 (六四九)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	何炳棣 (六七三)
穆護歌考.....	
——兼論火祿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	饒宗頤 (七三三)
中國歷史的序幕.....	
——舊石器時代的民族與文化.....	鄭德坤 (七三三)
山西侯馬東周遺址出土春秋末期晉卿趙孟主盟的載書群.....	李 校 (七九一)
從《侯馬盟書》看秦始皇統一文字.....	黃六平 (八二七)
對一位南宋古典詞人的再評價——《碧山詞》析論.....	葉嘉瑩 (八三三)
周清真詞時地考略.....	羅忼烈 (八八三)
讀獨漉堂詩別記.....	汪宗衍 (九三三)
論乾隆時期的貪污.....	牟潤孫 (九五七)
香港的工業化與所得分配.....	夏冷漪 (九七七)
孕前控制孩子的性別法.....	徐富仁 (九七七)

台灣軼事——愛國獎券……………蔣華苓(100頁)

編後記

目錄(下卷)

談一九七七年回國之行

任之恭

我和我的老伴（陶葆樞）於一九七七年春夏間回國，是我們近年來的第三次，此次一共呆了兩個半月，比前兩次都呆的長點。我們很僥倖能够參觀與訪問許多地方，同時與八九十位親戚朋友，六七十位高級科研人員，及二三十位政府負責人親切談話。我現在拿在各地所見所聞，代表我們對羣衆情緒所得的認識，拿葉副主席接見我們的談話，代表我們與政府重要領導人的接觸，再拿與許多科學負責人的交談，代表我們對於科技方面所得的確實印象，實實在在地寫出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一九七六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轉捩點。在這一年之中三個最高領袖相繼逝世。多年來各方面探討中國政治領袖接班人的問題居然就在這時候發生。這裏有兩種的勢力都是舉着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革命路線的紅旗，而彼此是水火不相容的，多年來一直在那裏鬥爭，而在去年到了最尖銳的程度。我們姑且以周恩來總理爲第一種勢力的代表，江青爲第二種勢力的代表。到了周總理逝世之後，這兩種勢力鬥爭的勝負決定性，重點在毛主席親自選定，當時的華國鋒副總理爲第一副主席。當毛主席去世後，

華國鋒當了主席，得着葉帥與解放軍及全國人民支持，一舉粉碎以江青爲代表的『四人幫』，沒有放一聲槍，沒有流一滴血，得着穩定與團結的勝利，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蹟。

在上述情形下，我們這次訪問祖國的時候，親自感覺到人心大快，朝氣蓬勃，全國人民最喜歡談論的（幾乎變成最有趣的消遣），就是『四人幫』問題，除談論外，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彌補『四人幫』干擾的損失。因此難怪我們現在所敘述的，一大部分是與『四人幫』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先談在許多地方的社會裏所遇着的情形。

我們這次的旅程，是由廣州先到上海。我們頭一次參觀的就是『揭發批判四人幫漫畫展覽會』，裏面至少有二百多張漫畫，是由專業、業餘到小學生的作品。現在只挑幾張我個人覺得很有趣的。漫畫中最流行的題目就是描寫『四人幫』爲四隻螃蟹，因爲螃蟹是橫行的，由此形容其橫行霸道，這些漫畫當然會指明三公一母的事實。據說『四人幫』垮台的時候，大家放鞭炮舉杯慶賀，螃蟹市場忽然擁擠不堪，供不應求，所有顧客，指定要三公一母。另一張畫得江青裝呂后，樣子像是得意忘形。又有一張形容張春橋很兇的樣子，上面引用有人找出他筆記中有此話『怎樣鞏固政權，殺人』。

我們參觀上海音樂學院，感覺非常慘痛。那裏有很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敘述她的過去痛哭流涕。江青不許她唱歌，也不許她和同學講話，認爲這是放毒，於是把她隔離多年。她從小就認識周總理，所以『四人幫』非常痛恨她，去年當周總理逝世時，她暈倒數小時，無人敢理，經過許多時才有人

送到醫院。再說上海音樂學院的教師有一百多人，受過江青壓迫以至神經錯亂或自殺者有百分之二十五之多。有一位青年教師（張昆平）曾被審查拘留，並開除黨籍，試過自殺七次，以後被送至瘋人院，老婆被迫與他離婚。

我們到了青島，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海洋學家陪我們參觀中國近年來許多海洋學方面的極大成就，我們會談過多次，有一次他帶着他的大約三四歲的外孫女名小方，伶俐活潑，真是可愛。她在我們面前做了一個極其天真的表演，就是唱了一個兒童中很流行的歌謠：『我家有個缸，扣着『四人幫』，我家有個盆，扣着了王洪文，我家有個瓢，扣着了張春橋，我家有個碗，扣着了姚文元，我家有根葱，辣死江青』（這歌謠是一個六歲孩子寫的）。小方的唱法表示兒童們自然天真的表演，反映時代的情況。

我們到了北京，常聽見人們提到『遼海兩校一線穿』的說法。據人解釋，遼寧有毛遠新預備為『四人幫』突擊，上海一向算是『四人幫』的基地（聽說練了百萬『民兵』），兩校就是北京與清華兩個大學。這兩校確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而『四人幫』却利用其中少數的爪牙，達到他們陰謀詭計的目的。此次他們下功夫最厲害的不是北大而是清華。據說江青去過清華好幾次，使其黑幹將遲羣謝靜宜這種人把持校務，完全聽隨『四人幫』指揮。『四人幫』最恨的是周總理與老幹部，所以當周總理逝世的時候，黑幹將們統制下的清華，不許為總理設靈堂，不許獻花圈，不許人佩戴黑臂帶或白花（凡是戴黑紗的，就被調查其背景），不許到天安門，總之不許有任何哀悼周總理的表示。他們並且強迫清華

老教授們退休，已經有人被踢掉，其他的教授只因『四人幫』垮台後而倖免。

我們到了太原，遇見山西黨委第一書記王謙兼主任，他輕描淡寫地說，當他送澳大利亞總理（Fransisco）離別的時候，『四人幫』爪牙曾大事擾亂，佔據他的辦公樓。事實上，我們從可靠方面聽說（並且別處有刊物報道），王謙當時被關了三天又被人打擊受傷。同時那個『交白卷』的張鐵生，受了『四人幫』的鼓動，去年初特意到山西『放火』（『放火』的意思就是干擾及惡性宣傳）。他說老幹部中（包括王謙）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走資派，應在被消滅之列。

現在講葉副主席接見我們的一些情形。在接見的三個多鐘頭裏，他講了許多關於『四人幫』陰謀詭計篡奪權的事件。他說江青是毛主席夫人，王洪文是副主席，張春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副總理，姚文元也是政治局委員。他們都已達到黨中央極高的地位，很應該死心蹋地為黨國效力，而事實上他們很顯然地毫不甘心如此，用了千方百計，不顧破壞一切，要爬到全國政權的最高峯，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理解的事。如要瞭解這個疑團，必須知道這些人的底細。葉副主席接着說，我們知道江青是個叛徒，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姚文元是姚蓬子叛徒的兒子，又是二陳的乾兒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四人中，可能除王洪文外，都有不可告人的歷史上的大罪惡。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凡是不順他們心的人都要設法剷除。現在我們有證據，『四人幫』有確定計劃要『穩着上海，搞亂全國，然後亂中奪權』。如果他們有機得逞，在毛主席逝世後，他們一定會大殺一批老幹部。他們要篡黨奪權達到最高峯

的緣故，就是要掌握到絕對大權，堵住全國人民的舌頭，用恐嚇威脅殘暴手段，使得所有的人們，不敢歇一聲氣，吐露出來他們反革命，造謠生事，破壞生產的惡行。

上面是葉副主席談話的主題，但在三個鐘頭中間，副主席談起了許多其他比較輕鬆的事情。他問我們知否 Roxane Wike，就是那位在廣州訪問江青七天七夜後寫出那本《紅都女王》的女士。美國一般人對此書評價如何。他又說在外邊的愛國華僑不分職業，要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的。葉副主席說我們明年如回國應該初見成效，三年後回國應大見成效。

關於葉副主席本人，是客家人，現有七八個孫子，不久就要有個從孫。他說去年『四人幫』搗鬼的時候，他一氣就自動『靠邊』，到湘潭居住，自己做飯。我問他是否表示隨時隱居，他說不然，那就是他積極地與『四人幫』鬥爭的辦法。

總而言之，葉副主席高壽八十，身體仍健康，態度和善，思想極端清楚，是中國國防最高權威，這次四人幫的陰謀擾亂，幸虧有葉帥鎮壓，使國家轉危為安，否則國家的前途，可能不堪設想。

再說，自從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全國人心大快。同老幹部一樣開心的，就是科學技術人員。因為四人幫最不喜歡科技。他們唱『讀書無用論』，詆譭科技人員提倡『唯生產力論』，『四人幫』又胡說『沒有科學研究，地球也可以照樣轉動』。因此四人幫就變成科技發展的最大障礙。我們有機會與高級科學人員，如華羅庚、周培源、吳有訓、錢學森、錢三強等二、三十位，都有過很親切的談話，他們都

直接或間接地受過四人幫的壓制與批判。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得着毛主席或周總理親自指示，要他們好好做科研，為人民服務，又為世界人類做貢獻。他們有人親自寫信給毛主席、周總理，陳述怎樣抓緊當初指示去認真實行，每次馬上得到最高領導批示，認為這見解與做法是對的，而四人幫偏要無理找差，不是說工作沒有用處，就是說崇洋媚外，專搞唯生產力論，加上這樣的帽子。譬如關於人造衛星，四人幫把持新聞曾說過，『人造衛星上天，紅旗却落地』。再說，周總理關心石油生產，曾視察大慶油田三次，而四人幫漠不關心，認為無用，並且不許演出《創業》電影。再說兩年前，遼寧營口海城地震的時候，中國地質學家預報準確，四人幫毫未宣揚這功績。後來唐山地震中死傷損失巨大，四人幫說中國人很多，死幾個沒有什麼。諸如此類的事體不可勝舉，表示四人幫非但不顧絲毫注重科技，連整個周總理所提倡的四個現代化，四人幫都認為『唯生產力論』不是基本辦法。以上種種情形是我們親自聽到的一小部分。無論如何，四人幫與其黨羽被粉碎倒台後，是整個科技界的第二次解放。

這次我們遇着的人都是心情舒暢，爭着要說話。他們都表示此後一定會竭盡全力，為國家科技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以上講揭批『四人幫』事體特別多的緣故，是因為我們訪問的時候，湊巧此事在國內最盛行。華主席認為要徹底做肅清『四人幫』工作，同時，華主席抓綱治國戰略決策早已把重點擺在提高國民經濟上面。他首先召開農業學大寨大會，全國代表先後集中在首都與大寨，議決於一九八〇年前全國農業達到

百分之八十機械化。我們第二次參觀看見的大寨許多小塊梯田，現在已改造成大塊平原，適宜於機械的運用。當我們訪問祖國的時候，這會已經閉幕，而在北京大街上看見數不清的大型車，載的許多像代表人物，原來是華主席正在召開工業學大慶代表大會，這會的頭一部分已經在大慶開過，那時正在北京開第二部分。大家都知道，這次大會議決於本世紀末，中國至少要有十個『大慶式』的油田。我們到大慶參觀的時候，親眼看到原油由井管口受自然壓力源源不絕地噴出，更能欣賞鐵人王進喜說過的，要把國產原油變成河流的壯語。我們離開國境的時候，正是華主席召開準備科技大會及地質大會，可見提高國民經濟的巨大政策，已有浩大的開端。

我們回到此地後，僅僅一個多月的工夫，中國情形又有大好的發展。大家都知道去年中國共產黨剛開過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加強中共中央委員、修改黨章、開除『四人幫』黨籍，並且宣稱全國已臻整個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今後黨中央以華國鋒主席為首，又有葉劍英與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四位為副主席，領導方面構成最大權威，最堅強，又最明智的集團。新的領導一定會繼承毛主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同時實行毛主席指示及周總理提倡的四個現代化，在本世紀末中國必然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

講到四個現代化問題，也是最近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主題之一。農業工業國防的現代化都極要緊，但是這頭三項現代化，都必須以科技現代化為根本，因為假如沒有科技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現代化就

很難落實。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地提倡與着重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在科技現代化問題上，我與極大多數科學家，完全同意，不僅是籠統地說着重科技現代化，還需要強調從現在起需要長期地培養基礎科學與其研究。因為基礎科學為應用科學之本，沒有基礎就不會開闢嶄新的途徑。而且基礎科學絕不是能一朝一夕就可建立起來，非要經過長期的培育不可。所以現在就應該立刻培養這項發展，奠定長遠鞏固的基礎。

假如中國人拿出歷史上表現過的才智，加上拚死命的努力，大幹快上，那末在本世紀末應該可以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趕上其他先進國家。再如特別注重基礎科學，由科學再發展至技術，在廿一世紀初趕超其他先進國家，我相信是很可能的。

一九三八年的旅行

趙元任

接到大公報要文章的信。近來翻閱舊日記，剛巧翻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寫的『買了大公報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是紀念蘆溝橋中日戰爭的第一個週年，所以現在就寫那一次的旅行吧。

我們一家子從南京退到長沙又退到昆明，我一年來常常害病，所以夏威夷大學東方研究所主任辛克萊（Gregg M. Sinclair）邀請作客座講學，我就答應了。八月一日我們一家夫婦兩個帶了如蘭、新那、萊思、小中四個女兒就向中央研究院告假動身走了。趁的是 *Michelin* 快車，從昆明出境第二天到河內。在街上隨便走走就碰到兩次從我後頭挖袋想要偷鋼筆的。沿海的輪船不大，有一點風浪就很暈。可是過了一個碼頭，載上了四百頭豬，這一來船就馬上穩定下來了。從河內到香港經過海南島跟海口之間一個最窄的海峽，簡直覺得兩邊都摸得着似的了。在船上沒事，教教小孩子唱歌，這兩天還給雲南大學編了一個校歌的樂譜。

八月八日到了香港見到任叔永、莊澤宣、王雲五等。八月十三日就是起頭兒說的買到了一份大公報

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在香港這幾天見到了很多老朋友：蕭友梅、林維英、陳寅恪，我的表弟龐京周。蔡子民先生是老前輩，不敢稱老『朋友』了。蔡先生並且囑咐我們稍定後早日回國。

八月十八日上了加拿大皇后號（*Empress of Canada*）大船，動身赴檀香山了。

這一年來中國跟日本雖然打了一年的仗，但是日本跟西方各國還沒戰爭（珍珠港事件還在七年以後），所以八月十八日過上海時我們可以隨便到租界各處探訪親友。我們到法租界就拜望李大小姐（*Miss Lucy A. Leaman*）跟蔡蘇娟，是韵卿的老朋友。（好多年以後我們過 *Leaman Place, P.A.* 還見着了他們，現在李大小姐過去了，蘇娟還在。）我們又看了董時（任堅）家，孫洪芬家，楊錫仁家，秉志（農山）家。我最高興的是見着了自家裏人：大姊、大姊夫（陳叔辛），又見着了龐京周老表跟順官兒、福官兒，還有韵卿的姪女若華跟姪子詩浩。這一次過上海簡直是回國的感覺。

太平洋真是太平。幾天坐慣了船還有心想寫東西了。上次過香港以前編了個雲南大學校歌樂譜，八月二十九（過了子午線的第一個二十九）又擬了一個樂器合奏的我以前編的『唱唱唱』追調（*Woods and Waters Canon*），第二天給了船上的樂隊，他們就用鋼琴、單簧管（*Clarinet*）、號筒、提琴合奏了一下。這是我第二次遇到有人公演我的作曲。（第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康奈爾大學風琴上奏我的老八板的和聲。）

八月三十一日到了檀香山。*Denzel Carr* 拿着兩個花圈兒來歡迎我們。接船的還有陳榮捷、陳受頤